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

官场现形记



上 [清] 李伯元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官场现形记



三才图会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官场现形记

(清) 李伯元 著

(上)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场现形记/ (清) 李伯元著 .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1.7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)

ISBN 7-5034-1126-0

I. 官… II. 李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799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

官场现形记 (清) 李伯元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责任编辑: 韩淑芳

印 刷: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3.5 字数: 700 千字

印 数: 1000

版 次: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套定价: 39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印厂负责退换。

出版前言

书，是人类最忠实、最有益的朋友。尽管当今社会有电影、电脑、电话、收音机、报纸等多种传输媒体带给人们知识与信息，但是，书籍仍是最传统、最方便、最直观的方式之一，更何况书籍的收藏价值是其他传媒方式不能比拟的。那一页页印制精美的纸张，即是一首首浪漫的诗篇，令人遐想无限……。可以说，读书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。

书海无涯，人生有限。读好书，才能使您在有生之年获取人类智慧的精华。我们向您推荐的这套系列丛书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的 18 颗璀璨的明珠，她们的光辉必将照耀您的一生。

读书不仅增长知识，启迪智慧，也陶冶情操，修炼涵养。人，立足世间，参与社会，不得不充当角色；演绎人生，成功与否，难由个人主宰。假如，您稍作闲暇，关门闭户，翻开书页，您即是看客，虽历尽沧桑，然可获心得二三。一本书即是一个世界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真、假、善、恶、美、丑聚于其中，当身在其外，您即是判官，或指点评说，或默然于心，岂不怡然！

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经典名著。其《水浒传》的侠胆忠义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文韬武略，《西游记》的坚韧执着，《红楼梦》的缠绵爱情，数百年传播经久未衰。其名之盛，可谓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倘今再读来，仍会有常读常新，余味无穷之感。

《镜花缘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济公传》为我国流传最广的四部神仙鬼怪之书。聚天地神灵鬼魅于一书，演人间悲欢离合于一世。在书中，人在神鬼面前显得藐小而无能为力，但是，神鬼

也未必无所不能。神仙之境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之地，但是，神仙也不是尽善尽美。鬼怪是人们惧怕的形象，但是，鬼怪亦有美鬼、善鬼之分。因此，怪异之事不是来自天堂，也不是来自地狱，而恰恰是发生在人间。人们只能寄希望于“济公”在人间，惩恶扬善，使人间的芸芸众生，活得少些痛苦、多些欢乐。细细品味，不能不感叹作者的神笔、妙笔。

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孽海花》等五部著作，并称为明清时期的五大奇书。书的作者用犀利的笔锋、辛辣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奇异丑恶现象，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封建皇权统治的残酷，官府宦吏的贪婪，地主豪绅的劫掠，市井狂徒的强悍，平民百姓的无助，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像。在这里，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，尤其是人性中贪婪丑陋的一面被活生生剖开展现在世人面前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精品之作，通称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。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，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情感。虽然也在很大篇幅上揭露了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、荒淫无度，但是，语言更具诙谐、讽刺的意味。慢慢读后，嬉笑叠加。

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能静心读书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福，更何况您面对的是中华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呢？

在中华文明浩瀚的长河中，我们只能掬一杯水奉献给您，但我们力争献给您的是最纯美的一杯，愿您饮而得其甘甜。我们相信，她必将滋润您的心田，带给您美好的分分秒秒。

靖宝庆

2001年5月

目 录

第 一 回	望成名学究训顽儿	讲制艺乡绅勸后进	1
第 二 回	钱典史同行说官趣	赵孝廉下第受奴欺	10
第 三 回	苦钻差黑夜谒黄堂	悲镌级蓝呢糊绿轿	21
第 四 回	白简留情补祝寿	黄金有价快升官	32
第 五 回	藩司卖缺兄弟失和	县令贪赃主仆同恶	41
第 六 回	急张罗州官接巡抚	少训练副将降都司	52
第 七 回	宴洋官中丞嫔礼节	办机器司马比匪人	63
第 八 回	谈官派信口开河	亏公项走头无路	74
第 九 回	观察公讨银翻脸	布政使署缺伤心	85
第 十 回	怕老婆别驾担惊	送胞妹和尚多事	95
第 十 一 回	穷佐杂夤缘说差使	红州县倾轧斗心思	106
第 十 二 回	设陷阱借刀杀人	割靴腰隔船吃醋	118
第 十 三 回	听申饬随员忍气	受委屈妓女轻生	129
第 十 四 回	剿土匪鱼龙曼衍	开保案鸡犬飞升	142
第 十 五 回	老吏断狱着着争先	捕快查赃头头是道	155
第 十 六 回	瞒贼赃知县吃情	驳保案同寅报怨	168
第 十 七 回	三万金借公敲诈	五十两买折弹参	180
第 十 八 回	颂德政大令挖腰包	查参案随员卖关节	194
第 十 九 回	重正途宦海尚科名	讲理学官场崇节俭	208
第 二 十 回	巧逢迎争制羊皮褂	思振作劝除鸦片烟	221

2 官场现形记

-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…………… 232
-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…………… 245
-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…………… 257
-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…………… 270
-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…………… 285
-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…………… 297
-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…………… 307
-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…………… 317
-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…………… 331
-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…………… 344
-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…………… 359

第一回

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

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，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个村庄。这庄内住的只有赵、方二姓，并无他族。这庄说小不小，说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户人家。祖上世代务农。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请了先生，教他儿子攻书，到他孙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^①。乡里人眼浅，看见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庄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来，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。姓方的瞧着眼热，有几家该钱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开一个学堂，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，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。

这举人姓王名仁，因为上了年纪，也就绝意进取，到得乡间，尽心教授。不上几年，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：有的也会对个对儿；有的也会诌几句诗；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，竟把笔做了“开讲”^②。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阳，大家商议着，明年还请这个先生。王仁见馆地蝉联，心中自是欢喜。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，他父亲叫方必开。他家门，原有两棵合抱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这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年正值“大比之年”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

^① 黉门秀士：黉门，学宫；秀士，即秀才。

^② “开讲”：指八股文中的第三段，为初学写八股文的人所为。

人，簇拥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，一头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。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正在那里咂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

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门外头，当街爬下，绷冬绷冬地磕了三个头。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碑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。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想着：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，说是什么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‘下雨’两个字，‘出太阳’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，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。将来望你们令郎，也同我这个小孙子一样就好了。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，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才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，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；却是自己一个人，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“捷报贵府少老爷”，什么“报喜人卜连元”。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。听了听，就说：“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的念这个，却是何故？”低头一想：“明白了，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

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。”忙叫老三：“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”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，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，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“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，问道：“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”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”老三回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王仁道：“为的是你。”老三说：“为我什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，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，与你无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他辣他的，又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这就是你错了！”老三道：“我错甚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”老三道：“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拉翰林^①，好处多着哩！”老三道：“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王仁道：“拉了翰林就有官做。做了官就有钱赚，还要坐堂打人，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”老三孩子虽小，听到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一句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，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，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哇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。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的先生顿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不往外吐了，直钩钩两只眼睛，瞅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帐东

^① 拉翰林：考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，照例授职翰林院外，其他还参加朝考，由皇帝圈点，成绩优秀者为翰林院庶吉士。

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到教训起我来了！问问你爸爸：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！这个馆不能处了！一定要辞馆，一定要辞馆！”

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来的祸。但是满肚子的气，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的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“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，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；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；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，当下，就有报房^①里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整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猪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，一应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：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“孝廉第”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，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。因此渊源，就送去了一分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，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

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，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有条不紊。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，上写着：“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闹^② 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”下写：“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。”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“王大人”三个字，下面注着“城里石牌楼进士第”八个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

① 报房：向新考取的考生、进士报喜的人为报人；由报人组合的叫报房。

② 秋闹：秋天进行考试。闹，指进行举人、进士考试的地方，考试日期在秋天。

烦王孝廉写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，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；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。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，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烧水洗脸，换衣裳，吃早饭。诸事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，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。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，他爸爸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进了祠堂门，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，只有一个老汉，嘴上挂着两撇胡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动。赵温一见，认得他是族长，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“大公公”。那老汉点点头儿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，单让他一个坐下，同他讲道：“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，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。听见老一辈子的讲，要中一个举，是很不容易呢：进去考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，站在龙门^①老等，帮着你抗考篮，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怎么拿得动呢？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，坐在上面；底下围着多少判官，在那里写榜。阴间里中的是谁，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，那是一点不会错的。到这时候，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阴间里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，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。大相公，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真是容易呢。”

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。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。问是甚么事情，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，说：“他们到如今还不来！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停会子告诉王乡绅，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！嘴里骂着，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，借他当扇子扇，摇来摇去，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厨子挑了碗盂家伙进来。大家拿他抱怨。厨子回说：“我的爷！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哪一项！半个老钱没有瞧见，倒说先把咱

^① 龙门：指乡试考场的二门，也有指第三门，其意是跨过这门就可一举成名，取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意思。

往衙门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，翰林、尚书，咱伺候过多少，没瞧过他这囚攘^①的暴发户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！开口王乡绅，闭口王乡绅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，说：“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罢！”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，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，左说好话，右说好话，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，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，端了去摆供。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长陪祭，大众跟着磕头。虽有赞礼先生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，也有先作揖，后磕头的，也有磕起头来，再作一个揖的。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，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。一时祭罢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，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陆续不断。顶多的一百铜钱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没有了。

看看日头向西，人报王乡绅下来了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，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，大家饿了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烦。忽然听说来了，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来。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

这里请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，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，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红帽子、白顶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，陪在下面；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，尚未开谈，先喊了一声“来”！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，答应了一声“者”！王乡绅就说：“我们带来的一点小意思，交代了没有？”二爷未及回话，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，朝着王乡绅说：“又要你老破费了，这是断断不敢当的！”王乡绅那里肯依。赵老头儿无奈，只得收下，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，就叫开席。

^① 囚攘：骂人语。

王乡绅一席居中，两傍虽有几席，都是穿草鞋，穿短打的一班人，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，都在天井里等着吃。这里送酒安席，一应规矩，赵老头儿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，王乡绅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开面东，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一时酒罢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哪省主考放的某人，中出来的“闾墨^①”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，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：足见文章有价，名下无虚。

两人讲到得意之际，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监察御史，后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，除王孝廉之外，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。赵温虽说新中举，无奈他是少年新进，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，到了此时，都变成“锯了嘴的葫芦”，只有执壶斟酒，举箸让菜，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

王乡绅饮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议论风生，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：“老侄，你估量着这‘制艺’^②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”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来，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，望着王乡绅。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“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，是不用说了，单就我们陕西而论：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哪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！”^③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嘴里又说道：“就以区区而论，记得那一年，我才十七岁，才学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这位史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；一部《仁在堂文稿》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‘制艺引全’，是引人入门的法子。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，用浆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头念，偏偏念死念不熟。为这上头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打，罚了多少跪，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。唉！虽然吃了多少

① 闾墨：新中举人、进士的在考试时写的文章。

② 制艺：指八股文。

③ 经济：经邦济世、治理国家。

苦,也还不算冤枉。”王孝廉接口道:“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,叫做‘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’别的不讲,单是方才这几句话,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,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。”

王乡绅一听此言,不禁眉飞色舞,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,说道:“对了,老侄,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,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。现在我虽不求仕进,你也无意功名,你在乡下授徒,我在城中掌教,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,替我圣朝培养人才。这里头消长盈虚,关系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,这个重担,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,将来维持世运,历劫不磨。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,总是我们斯文一脉,将来昌明圣教,继往开来,舍我其谁?当仁不让。小子勉乎哉,小子勉乎哉!”说到这里,不觉闭着眼睛,颠头簸脑起来。

赵温听了此言,不禁肃然起敬。他爷爷同方必开,起先尚懂得一二,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,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,又做出许多痴像,笑又不敢笑,说又没得说。正在疑惑之际,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,吵闹起来。仔细一问,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,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,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,他在那里嫌少,争着要添。赵温的爸爸说:“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,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,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,已经是格外的了。”二爷说:“脚钱不添,大远的奔来了,饭总要吃一碗。”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,他一定吵着要吃,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,厨子不答应,因此争吵起来,一直闹到堂屋里,王乡绅站起来骂:“王八蛋!没有王法的东西!”

当下,还亏了王孝廉出来,做好做歹,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,方才无话。坐定之后,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,嘴里说:“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,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,戒戒他二次才好!”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,听了这话,连忙替他求情,说:“受了官刑的人,就是死了做了鬼,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,这不毁了他吗。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,回来教训他几句,戒戒他下回罢了。”王乡绅听了不作声。

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,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,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,叫唤了半天,前前后后,那里有老三的影子。后来找到厨房里,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,在那里啃骨头。一见他老子来到,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。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,又是可惜衣服,急的眼睛里冒火。当下忍着气,不说别的,

先拿过一条沾布，替儿子擦手，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。老三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，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，他总是不肯去。他老子一时恨不过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，他哇的一声哭了。大家忙过来劝住，他老子见是如此，也只好罢手。

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，起身告辞。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：“孙子年纪小，不曾出过门；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，请赏荐一位，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。”王乡绅也应允了。方才大家送出大门，上车而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